

外交見聞錄

— 宋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

吳璧雍

八八三年前的高麗出訪錄，在靖康之變的戰火硝煙中，亡圖而存文，倖得子姪輩於數十年後刊印成冊，但流傳至今，竟只餘故宮此帙而已。

前言

這是一部北宋外交官出訪高麗的見聞錄。作者徐兢，在宣和五年（一一二二），以奉議郎充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官的身份，奉派隨國信使給事中路允迪、副使中書舍人傅墨卿出使高麗，為祭奠弔慰國王王悞之喪。歸後，將耳目所見，取其中與中國相異者三百多條，「物圖其形，事為之說」，取名《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於次年呈上御府，成為北宋大內備查的外交檔案之一。由於內容全面記述了高麗王朝的地

理位置、政治經濟、宮殿建築、物產人才、宗教禮儀、民情風俗等等，成為後世研究高麗社會不可多得的材料。其中卷三十四至三十九，詳載了船隊組織、設備、航海路線、航海日程以及航行技術等等，可謂北宋晚期海上交通的重要參考資料。

徐兢其人及其成書之經過

徐兢字明叔，號自信居士，據本書卷末附錄宋人張孝伯所書行狀記述，其先世建州甌寧人。洞曉音律，精於繪事，擅書法，





宋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徐兢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長於文辭。政和四年（一一一四），以父任補將仕郎，授通州司刑曹事尚書郎，歷攝雍丘、原武二縣，皆有政績。宣和四年（一一二二），高麗入貢，有請皇上，願得能書者至高麗國，於是，徐兢以善繪事被奉派隨同一起出使高麗。不意高麗國王王悞崩殂，原組織的出使團遂兼有祭奠弔慰的任務。

一行人於宣和五年五月十六日從四明出發，其行前作業流程記載於本書卷三十四〈招寶山〉一節，頗饒興味，可大略推想當時政府對出訪外交官員的一些行前誠諭及禮遇，其文如下：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副往高麗。秋九月，以國王悞薨，被旨兼祭奠弔慰而行，遵元豐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裝治舟；二十四日戊申，詔赴睿謨殿宣示禮物；三月十

一日甲子，赴同文館聽
誠諭；十三日丙寅，皇
帝御崇政殿臨軒親遣傳
旨宣諭；十四日丁卯，
賜宴於永寧寺，是日解
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
卯，舟次四明。先是得
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
行，十三日乙丑，奉禮
物入舟；十四日丙寅，
遣拱衛大夫相州觀察使
直睿思殿關弼口宣詔
旨，賜宴于明州之聽
事。十六日戊辰，神舟
發明州。

六月十二日抵達高麗禮成港，只
見兵仗甲馬、旂幟儀物，數以萬
計，列於岸次，而觀者如堵，其
盛況可知。徐兢等人大約停留了
一個月，在七月十三日離開王
城，八月二十七日返抵定海。

回國後的徐兢，隨即按朝廷
的規定，不但將沿途所見所聞撰
錄下來，並且略繪其形，以為政
府制定對外政策的參考，此即自
序所云：「遐陬異域舉萃於前，

蓋倣古聚米之遺制也。」又說：
「臣嘗觀崇寧中王雲所撰《雞林
志》，始疏其說而未圖其形，比
者使行，取以稽考，為補已
多。」大概在出訪前先作了一番
功課，他閱讀了王雲在崇寧二年
（一一〇三）所書寫的《雞林
志》，對高麗的政風民情有了概
略性的了解，而畫家的敏銳又讓
他觀察入微，所以能在返抵國門
後不久即撰成此書。所謂《雞林
志》，係指崇寧二年（一一〇
三），書狀官王雲隨戶部侍郎劉
逵、給事中吳棫出使高麗歸後所
撰，當時吳棫也曾撰《雞林記》
一書，《宋史·藝文志》皆有著
錄，可惜此二書今皆失傳，內容
為何並不得而知。

徐兢以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
了圖文並俱的奉使錄，隨即呈上
御府，據說徽宗皇帝閱覽之後大
悅，立刻「召對便殿，賜同進士
出身，擢知大宗正丞事，兼掌書
學。」不意兩年之後，繁華的汴
京陷落，不但徽、欽二帝和后
妃、皇子、宗室、貴戚等三千多

人被挾持北去，一切榮耀也化為
烏有，北宋皇朝從此滅亡。

徐兢處在這樣一個天崩地裂
的時代，雖然跟著政府南遷，但
昔日辛勤寫繪的《圖經》，不但
呈於御府的毀於兵火，即便家藏
副本，亦於靖康丁未（一一二七）
春，為「里人徐周賓乞觀未歸而
寇至失書」，出使高麗的盛景成
了記憶中的幻影。從此「治圖數
十畝，名洗砚池，幽勝聞江南，
自號自信居士，奉祠者二十年，
安於閒退，若無足動其心者。」
故《行狀》作者感歎說：「嗚
呼！以公抱負如此，而自壯歲去
國，拓落無所施，雖公處之裕
然，而有志之士蓋為時嗟惜者，
或至於涕流也。」

幸好南渡後十餘年，徐兢之
兄徐林於江西任轉運副使，徐兢
前往探視之際，聽聞一位「北醫
上官生」得其家藏《圖經》，隨
即訪求之，發現「其無恙者，特
海道二卷耳。」所謂「無恙」，
大概指圖文俱存，竟只剩《海道》
二卷，其他則僅存文字而已。不



宋 乾道三年 張孝伯書徐兢行狀 宋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書末附錄

久，徐兢於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五月亡故，其兄之子徐葢，因恐其叔出使之事為世人所忘，遂據所存文字部份付梓，其書後有跋文云：「仲父嘗為葢言，世傳余書，往往圖亡而經存，余追畫之無難也，然不果就。嘻，蓋棺事乃已矣。姑刻是留澂江郡齋，來者尚有考焉。乾道三年夏至日」。此事在稍晚於徐兢的南宋士人周輝《清波雜志》卷七曾記載如下：

宣和奉使高麗，詔路允迪、傅墨卿為使介，其屬徐兢做元豐中王雲所撰《雜林志》為《高麗圖經》，考稽詳備，物圖其形，事為其說，蓋徐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歷陽，難得見其圖，但能抄其文，略其繪畫。乾道間刊于江陰郡齋者，即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

周輝是南宋初期的藏書家，其所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目錄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一

建國

臣聞夷狄君長類以詐力自尊殊名詭號單于可汗無足稱者獨高麗自箕子之封以德取侯後世稍棄他姓亦用漢爵代居其位上有常尊下有等衰故夔國傳世頗可紀錄今謹稽諸史叙其歷代之王作建國記云

始封

高麗之先蓋周武王封箕子胥餘於朝鮮寔

宋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謂「家間所傳之本」，應該是指徐兢從「北醫上官生」處得來而交予其從子徐藏之本，藏付梓時，徐兢已亡故十五年。徐藏當時刊印了多少部不得而知，但經過八百餘年的歲月流轉，當年的原刻竟只剩本院此帙而已。

內容述要

北宋派遣使者出訪高麗，或許和當時的對外政策有關。因為高麗建國之初，即以戰略需要奉宋朝為正朔，當契丹勢力漸大，宋方「聯麗以制遼」的想法就開始浮現，如仁宗慶曆四年（一〇四四），樞密副使富弼即上書陳言宋、遼與高麗三方的戰略關係，認為東聯高麗以抗衡遼夏的結盟，或許能達到牽制遼國的目的，故宋麗雙方往來頻繁，「奉使」是兩國官方交往最主要的形式，有學者研究統計，認為北宋時期，奉使高麗的大型使節團共有十六次，太宗時九次，神宗時四次，徽宗時三次，宣和五年是北宋官方最後一次的出訪，然而

勢已不可挽，兩年之後，北宋滅亡了，徐兢對高麗的記錄因而變得更為可貴。

《圖經》首記高麗的建國、始封，次載世系、王氏，而後有城邑、樓觀、宮殿、冠服、儀物、兵器、車馬、人物等等，整體而言，徐兢以一個外國官方代表的身份來看高麗，所以特別會注意到高麗官方如何款待來訪使者的儀物，他引用《詩經·蓼蕭》：「條革冲冲，和鸞雝雝」之詩句，認為「其儀物之中禮，可以見其享上之心」，將高麗官方所準備的儀物描述得相當詳細，並繪了一張「供張圖」，從纈幕、繡幕，到坐榻、燈具、食俎、繡枕，以至於沐浴前後所穿的紵裳、紵衣等等皆提及，有時還說明材質、作法，像「纈幕」條云：「纈幕非古也，先儒謂繫繒染為文者謂之纈，麗俗今治纈尤工，其質本文羅，花色即黃白相間，爛然可觀。」即述及織法，就是以綁染織成的黃白相間的絲質帳幕。從徐兢的描述，知

當時備有多款扇子，也吻合停留時間為夏季。而從其對扇子的描述，又可見到當時高麗與日本之間貨品的貿易往來。如《畫榻扇》云：「畫榻扇，金銀塗飾，復繪其國山林、人馬、女子之形，麗人不能之，云是日本所作，觀其所績衣物，信然。」又《杉扇》云：「杉扇不甚工，惟以日本白杉木劈削如紙，貫以采組，相比如扇，亦可招風。」知高麗以舶來品款待使者。其他如白摺扇、松扇，對徐兢而言可能都相當新奇，其「白摺扇」條云：「白摺扇，編竹為骨，而裁藤紙鞞之，間用銀銅釘飾，以竹數多者為貴，供給趨事之人藏於懷袖之間，其用甚便。」松扇則「取松之柔條，細削成縷，搥壓成綫，而後織成。上有花文，不減穿藤之巧，唯王府所遺使者最工。」徐兢或許也獲贈一把吧。

此外，徐兢以三卷的篇幅記載高麗人所用的各種器皿，其中在「茶俎」條上提到他們進口中國臘茶，還頗受歡迎，而且也造

茶具，「金花烏盞、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倣效中國制度。此所謂「翡色小甌」，應該是一種青磁，即其後在「陶尊」條所稱：「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以來制作工巧，色澤尤佳。」徐兢認為與越州古秘色或汝州新瓷器相類。

另一方面，徐兢還注意到部份庶民的生活習慣和日用器具。譬如卷二十二、二十三記述雜俗，云「晨起必先沐浴而後出戶」，其耕植如梯、多食海品、不善蠶桑、多衣白紵，漆作不甚工，但螺鈿細緻，造紙不全用楮，間以藤造，皆頗富異國趣味。有些記載還頗為幽默，譬如卷十八有一則記「在家和尚」云：「在家和尚不服袈裟，不持戒律，白紵窄衣，束腰皂帛，徒跣以行。」這些人自為居室，可娶妻生子，凡公家需治溝渠、築城室，甚至上戰場，他們都可貢獻力量，而且自備糧食，非常好用，徐兢在文最後才說，這些人其實是刑餘之役人、夷人，「以

其髻削鬚髮而名和尚耳」，所以根本不是和尚。

卷二十三以下則記載和航海有關之事，知此行船隊共八舟，神舟二，客舟六，後者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重二千斛粟，合今約一百二十



避宋高宗名諱「構」字，以「太上御名」代之。

噸；全用上等木料造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刀，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說明遠洋船和河內船的不同。同時，徐兢還詳細的描述了借風力以推進海船前行的帆、操縱航行方向的舵、以及泊止用的錨，《圖經》稱為

「碇」，有大碇和遊碇。每一客舟配置水手六十人，首領一人，其「熟識海道，善料天時人事而得眾情」，應該是一位航海專家。神舟則無論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亦即三、四百噸大的巨艦。即使如此，一旦連波起伏，舟楫振撼，「舟中之人，吐眩顛仆，不能自持十八九矣」。另外最值得

注意的是，徐兢在航海日誌中提到，夜航不可停留，「惟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

指南浮針以揆南北」，這是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針的紀錄。

流傳脈絡

本書首冠宣和六年八月六日徐兢序，卷四十正文後附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四月張孝伯撰《徐兢行狀》，未有同年夏至日江陰軍主管學事徐歲跋，知刻於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全書以端整秀麗的歐體字刊刻，凡遇皇帝、詔、本朝、朝廷等字均提行，遇完、敬、驚等字偶缺末筆，貞觀改作正觀，凡高宗廟諱「構」字，以「太上御名」小字雙行四字代之，孝宗廟諱「慎」字，則概代以「今上御名」四字，相當嚴謹。全書印以麻紙，卷一第四葉、卷八第五、六兩葉原本缺，係舊抄配。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有著錄，名《高麗圖經》，當即乾道刊本。其後歷元入明，均未見翻刻，傳者多為輾轉抄錄本。清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歙縣鮑廷博根據家藏抄本刻入《知不



避宋孝宗名諱「慎」字，以「今上御名」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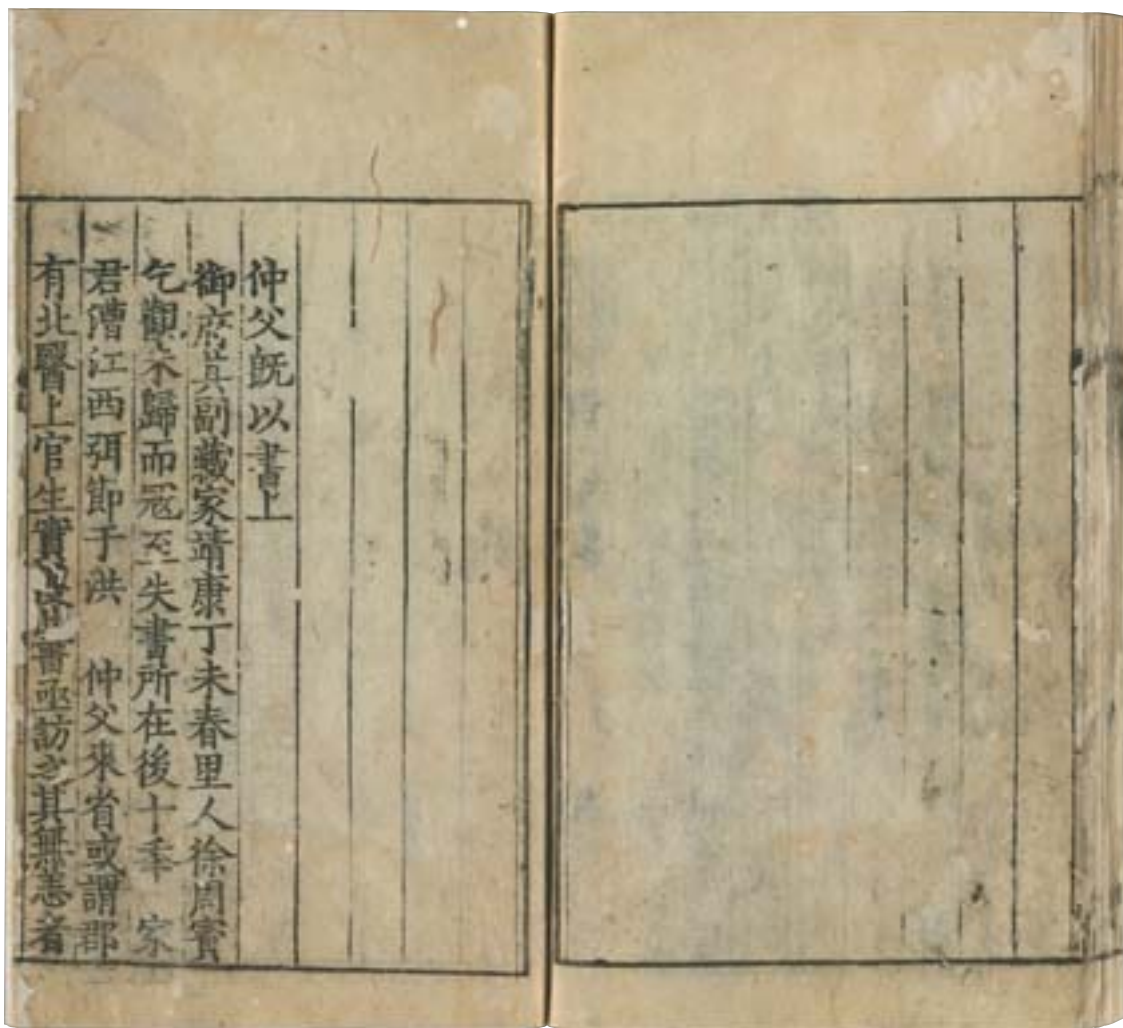


避宋高宗名諱「構」字，以「太上御名」代之。

足齋叢書》，據鮑氏之言，其刊雕之時曾參校明末鄭休仲刊本，唯鄭氏刊本脫漏訛誤太多，不可卒讀。但有學者認為，鄭氏始終未曾刊印，故鮑廷博未必真見得鄭氏刻本，而是轉引自他書。昌彼得認為，鮑廷博即便補正鄭氏

本的謬誤甚多，其「訛文誤字亦時時有之，尚非善本」。院藏此本，每冊首葉鈐「虞山錢曾遵王藏書」朱文長方印記，知曾為錢家舊藏，其《讀書敏求記》和《述古堂書目》均有著錄。章鈺校證時，引嚴元照

《悔菴學文》云：「此書有毛斧季於康熙甲申，從宋中丞借宋板校正，裁割補綴，用力甚勤」，宋中丞指的是商丘宋肇，而毛斧季跋文見於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云宋本亦缺三葉，係卷二第四葉和卷八第五、六葉，與



宋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書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虞山錢曾遵王藏書

院藏本合，則知毛辰所借校者即錢氏舊藏。錢氏卒於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可能卒後不久，此書即歸宋犖，然書中並無宋氏藏書印。至於何時進入清宮內府，按乾隆時編纂的《天祿琳琅書目》並未見著錄，但嘉慶年間所編《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已載：「《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一函三冊」，則似嘉慶時已度藏內府。書中鈐印除「虞山錢曾遵王藏書」陽文長方印外，尚有「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琳琅」、「天祿繼鑑」等，皆為清宮內府藏書章。

結語

徐兢出訪高麗歸來，以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才經過兩年多，北宋滅



宋 乾道三年 徐獻跋

亡，書亦丟失，落拓無所施，亦無意再寫重繪，幸又重獲有文無圖之抄本，始得以在十多年後刊印成冊。如今近九百年已過，當時的印本只存本院一帙，則此書之珍罕當可知矣。

參考文獻

1. 王德毅〈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的史料價值〉，《韓國學報》第七期，一九八八年一月，頁一一一～一一九。
2. 祁慶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版本源流考〉，《社會科學戰線》，一九九六年第三期，頁三〇一～三三三。
3. 祁慶富〈關於宋乾道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的幾個問題〉，《中國文化》，一九九七年第三期，頁一八～二五。
4. 昌彼得〈跋宋乾道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增訂蠅菴群書識》，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頁九三～九八。
5. (清)錢曾撰、章鈺補輯，《錢遵王讀書跋記校證》卷二之下，台北，廣文書局，一九八七年再版本。
6.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五四一。
7. 陳信雄，〈宋元的遠洋貿易船：中國海外發展鼎盛時期的交通工具〉，《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頁一～三八。
8. 梁利〈論徐兢及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三八卷第一期，一九九八年三月。